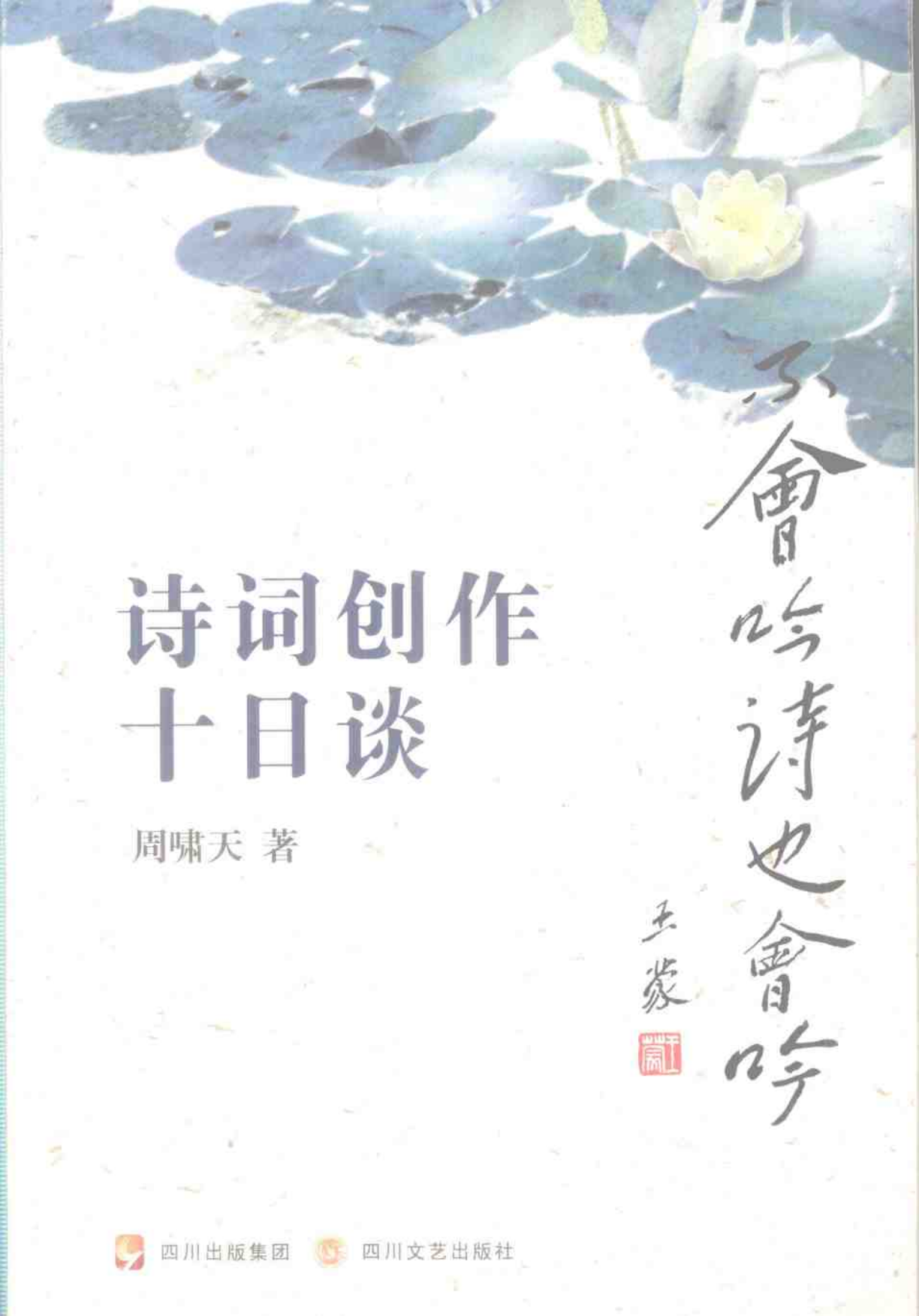




诗词创作 十日谈

周啸天 著

不會吟詩也會吟

王蒙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你想十天之内通晓诗词写作的奥秘吗

你想从一个诗词读者变成诗词作者吗

你想翻出古人手心唱出时代新声吗

那就 打开这本书吧

它融会贯通 自道所得 以简驭繁

也谈声律 却不局限于声律

也谈技巧 却不局限于技巧

也许 你以后可用它伴枕了

ISBN 978-7-5411-2850-9



定价：26.00元

不会吟诗也会吟

周啸天 著

——诗词创作十日谈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会吟诗也会吟: 诗词创作十日谈/周啸天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11-2850-9

I. 不… II. 周… III. 古典诗歌—创作方法—中国

IV. I20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0563号

Buhui Yinshi Yehui Yin

不会吟诗也会吟

——诗词创作十日谈

[编著] 周啸天

出品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黄立新
责任编辑 张庆宁 (邮箱: zqn621@sohu.com)
责任校对 文诺等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封面题字 王 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书法插页 洪厚甜 顾妙林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9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50-9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致读者

蜘蛛结网三江口，

水推不断是真丝。

（两广民歌）

这像是网络时代的诗歌宣言。

“有的人写了一辈子的诗，却不知什么是诗味。”宋谋场生前说的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切好的作品都在告诉人们怎样写”，所以，小说作法之类的书，鲁迅是从来不看。不过，沙俄时代有一个青年^①，曾将《一颗朴素的心》举起来，一页一页对着阳光苦苦寻觅，想要发现它隐藏的奥秘。

谁能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呢？

诚有书者，只言片语益人心智——我分明读到过这样的书。戴安娜说：“一个来自亲历的真实故事，不管多么动人也不能算一部小说。”王蒙说：“读者批评你写得‘假’的地方，有时恰恰是实录。”

这样的话，确能令人茅塞顿开。

初学者常苦于不能入门。入了门，也不等于得道。从入门到入道，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要是不入门呢？更无入道之望——则是不言而喻的。

^① 指高尔基，他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戈宝权译）一文中讲到此事。

这本书是应出版社之约而写的。

我不要写教程或概论。我要像她和他那样，写一本融会贯通、自道所得、以简驭繁、对别人有所启发的书。自己也乘机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捋他一捋。

谈十个问题，起名“十日谈”，取其现成，别无深意。借用传统文论话语，十谈依次为时序、明诗、声律、骈偶、诗体、语言、词体、曲体、熔裁、知音，为理解方便，各章另起了一个新鲜的题目。

读者各取所需，择会心之处读之可也。叵耐之处，翻过便是。

跳读，永远是读书的不二法门。

周啸天敬告

目 次

第一谈	江山代有才人出·时序	1
1.	网络诗词风波	1
2.	毛泽东诗词及其他	3
3.	散宜生诗带来兴奋	7
4.	老干体是一道风景	10
5.	论“诗可以玩”	15
6.	江山代有才人出	19
第二谈	不学诗 无以言·明诗	27
1.	诗的本质	27
2.	不学诗 无以言	29
3.	敬畏新诗	33
4.	文言的魅力	41
5.	诗词创作的态度	47
第三谈	平平仄仄的奥秘·声律	55
1.	四声八病与永明体	55
2.	平仄黏对与律诗	58

3. 近体平仄格式推导	62
4. “一三五不论”吗?	67
5. 随心所欲不逾矩	73
6. 平水韵与诗韵新编	78
第四谈 天对地 雨对风·骈偶	85
1. 对仗与诗词	85
2. 反对与正对	88
3. 工对与意对	94
4. 当句对：并行与单列	100
5. 流水对与呼应对	103
6. 《声律启蒙》与《笠翁对韵》	105
第五谈 五七言 古近体·诗体	107
1. 五七言 古近体	107
2. 三言体与四言诗	108
3. 五言古诗（古风）	113
4. 七言古诗（歌行）	117
5. 五言律诗	123
6. 七言律诗	125
7. 五言绝句	128

8. 七言绝句	133
第六谈 写诗就是写语言·语言	137
1. 诗始于喜悦	137
2. 写诗就是写语言	140
3. 无一字无来处	146
4. 装点字面	150
5. 自作语难吗?	153
6. 因病致妍及其他	157
7. 作诗原是读书人	161
第七谈 词别是一家·词体	163
1. 词别是一家	163
2. 悬一帆风正	168
3. 小令慢词及声律	171
4. 常用词调举隅	176
5. 词韵及其运用	185
第八谈 散曲之蛤蜊味·曲体	187
1. 散曲的体制	187
2. 平仄与对仗	190
3. 对雅驯的颠覆	193

4. 对含蓄的颠覆	197
5. 谐趣与喜剧性	198
6. 文字游戏与巧体	201
第九谈 作诗不易改诗难·铨裁	205
1. 打开一扇新窗子	205
2. 清词丽句必为邻	208
3. 从得句到谋篇	218
4. 这就是结构	220
5. 景语与情语	226
6. 成诗不易改诗难	229
第十谈 我诗何幸上君口·知音	233
1. 诗的启蒙	233
2. 从诗词消费中获益	236
3. 诗家三昧忽见前	241
4. 我诗何幸上君口	243
5. 千卿何事翁杨婚	248
6. 河岳新声之待望	255
附录：读来甚觉畅快——谈周啸天的传统体诗词（王蒙）	257

第一谈 江山代有才人出·时序

中国的诗词好比一棵大树，一棵汉语的大树，一棵文学的大树，你用传统诗词形式写出来的就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一个芽，必须与这棵大树“匹配”。人们写诗词并不是把自己的创作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树、语言之树放在第一位，这样味儿才对。

王蒙《门外谈诗词》

1. 网络诗词风波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某报副刊发表了两首词，其一《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原文如下：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维族，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①

此词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网民群情激愤，大砸砖头，不择言语。

我宁可认为这是作者的一个疏忽，是一个“火候”的问题。苏东坡一首打油诗中谈到过“火候”：“黄州好猪肉，价贱等泥土。富者不肯食，贫

^① 原载《齐鲁晚报》2008年6月6日A26版，作者王兆山。

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①不解煮、火候不到，就端上桌子，食客是要骂的。这个结果，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这首词的确欠火候。

一是不合律。清人万树《词律》卷二，《江城子》（一作《江神子》）有单调、双调之别，或通首作平韵，或通首作仄韵，绝无平仄韵混押者。此词系双调，所用韵脚有三个，即“诉”、“犊”、“足”属仄声字（然去入混用，词之大忌），其余韵脚“呼”、“墟”、“福”、“姑”则作平声，这是技术性错误。读者不骂这个。

二是语汇生涩。“死何诉”、“党疼国爱”、“救雏犊”、“军叔”、“警姑”等等，苟简、生造、生硬、生涩——总之，不词。读起来很别扭。诗词在语言上是有自己的讲究的。简言之，它是文学语言，须有提炼、有出处、有熔铸，其来源或是书语，或是口语。“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床前明月光”之类，皆自生活中来，也是胜语。就是不能苟简和生造。《绿野仙踪》记冬烘先生咏花诗道：“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意思是儿媳摘花插头，使儿子读书分心；哥哥折花插罐而嗅之，嫂嫂便一棒将罐子敲掉。“党疼国爱”、“军叔警姑”等语，即此之类。

叶嘉莹说，中国的传统诗词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学写诗词就像学外语，必须背，背下来，写得就像。王蒙因而提出了“大树论”——“中国的诗词好比一棵大树，一棵汉语的大树，一棵文学的大树，你用传统诗词形式写出来的就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一个芽，必须与这棵大树‘匹配’。”^②不匹配，读起来味儿就不对。让人觉得他不如去写快板、三句半、顺口溜，就是不应该写旧体诗词。

三是矫情。受灾群众是那样的水深火热，救援人员是那样的心急火燎，作者却想得出来——“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站着说话不腰疼，字里字外就找不到发自内心的沉痛——“十三亿人共一哭”一句才靠谱，紧接就被“纵做鬼，也幸福”的矫情一

① 苏轼《东坡续集》卷十。

② 王蒙，门外谈诗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风吹了。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自家的娇儿老母埋在废墟之下生死未卜，说得出这种矫情话吗？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古诗十九首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句，王国维说：“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①矫情，是诗歌之大敌。

特大灾难，网民情急，更容不得矫情。他们有些口过，作者应予谅解。

2. 毛泽东诗词及其他

诗词合称，悉指旧式。

在中国古代，近体诗曾经是科举考试的项目，为人际交往所必须，所以天下没有不做诗词的文人。在唐宋时代，诗词曾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样式，曾一统天下。到元明时代，诗词便让位于戏曲小说。到现当代，连戏曲小说都让位于影视艺术，于是文学消费分众化，诗词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诗词要恢复昔日的荣光，是不能了吧。

不过，也不要忘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诗词和文言文从来没有从国民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中消失，著名教育家和学者如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王了一（王力）等，都非常强调诗词和文言文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非常强调诗词和文言文的背诵。诗词虽然不再一统天下，但大众对诗词，特别是对唐宋诗词也并不隔膜，中国人谁不能背几首唐诗呢？因此，诗词分得的受众也不是一个小数。

五四以来，新诗成为诗歌的主流，诗词作边缘化生存。有不为者，有为之者。而为之者即乐之者、好之者。故有不作，作者多高手，如民国时代的黄节、宁调元、金天羽、夏敬观、于右任、胡汉民、谢无量、苏曼殊、柳亚子、林庚白等人。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作家如鲁迅、沈尹默、刘

^① 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P220）

大白、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亦莫不雅善此道。诗词生命力之强，超出胡适的预料，居然超过了话剧。虽然毛泽东称之“谬种”^①，认为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广传，则无异于讽一而劝百。

就诗论诗，毛泽东诗词称得上一代范式。毛泽东诗词皆有为而发，不作无病呻吟，绝无客气假象。其诗词题目连缀起来——长沙、黄鹤楼、井冈山、蒋桂战争、广昌路上、从汀州向长沙、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大柏地、会昌、娄山关、长征、六盘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北戴河，等等，就是他一生的革命足迹，也是中国工农革命的历史足迹，和《黄河》《义勇军进行曲》一样，称得上时代最强音。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有一种大气，决不作门面语，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而又深得民歌神髓，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等等，成如容易，岂容易哉！今有人者，将国人对毛泽东诗词的爱好也归于个人崇拜^②，绝非知言。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心爱的体裁，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说：“我对五律，从来没有学习过；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③

毛泽东词最为人津津乐道者，是1936年陕北观雪之作——《沁园春·雪》。这首词先大笔驰骋全景式描绘北国雪景，上片煞拍处“须晴日”三句突发奇想，将江山比作美人。作者抛开“逐鹿中原”那个现行譬喻，而把政权的更迭比作情场角逐，而《离骚》的“求女”，是其成立的依据。

① 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P206）

② 孔庆东《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把毛泽东诗词列入浩如烟海的中国诗词史，无论从辞藻音律，还是从格律意境，都难以列入上品。毛泽东时代的黎民和士大夫们选择了毛泽东的诗词为上品，那没有别的原因，一句话，因为诗词中有能够满足他们心理的君王意识。”（汕尾诗词学会《海陆风》第4期转载）

③ 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P259、260）

过片后一笔勾掉了五个皇帝，却不流于叫嚣——只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形象化语言轻描淡写。这是一首很雄浑的词，我喜欢它的不可一世，也喜欢它于壮采中寓妩媚之姿。

或以为这样的词其实好写，或以为这首词不如《沁园春·长沙》。我还不这样想。这首词的和词有那么多，赞的有，骂的也有，就是没有一首在艺术上可与之颉颃的，即使是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和原词相比，也是高下立见。人们说李白诗是不可学的，这首词也是不可学的。同时还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王洛宾就是王洛宾。腾格尔就是腾格尔。《大风歌》就只能由汉高祖写出。换个人照样子吼几句，必然拗嗓，必失其真。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这是一首小令，也是一首妙词。词的具体背景是重占娄山关，仅是长征路上的一次战役而已；大背景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到遵义会议那一段历史风云。娄山关之战是长征中第一个捷报，它使红军摆脱了长时间的乌云压顶的沉闷情绪，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摆在眼前的困难不知比顺利大多少倍。作者没有事件过程的实录，也没有一句概念化的议论，纯以兴会为宗，用两组景色和两句抒情，就形象地概括了红军在当时的心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作者自己说，这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到娄山关大捷时，这样的自然景物就与作者的心情突然遇合了，是形象思维的范例。

上个世纪的成年人，随口背上十来首毛泽东诗词，大约是不成问题的。能背诵三十来首毛泽东诗词的人，比能背诵三十来首李、杜诗篇的人多得多，这也是事实。眼下五六十岁的人，对于诗词的爱好，大抵不是从《唐诗三百首》开始，而是从《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开始的。不少人在最初写作诗词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影响。要说老人家沾溉了一代，也不为过。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董必武、陈毅等中共元老，及郭沫若、赵朴初、邓拓、王昆仑、蔡若虹等名流，亦时有作品见诸报端，然无不为毛泽

东诗词的光芒所掩。传世之作，毕竟不多。专家学者深谙吟咏之道者，如陈寅恪、钱钟书、沈祖棻、缪钺、曾缄、宛敏灏者，不乏其人，然无不以余事为之，又因为时势的缘故，作品在小范围中流传，或遭批判，至有散佚，故不广为人知。

诗词创作的复苏，始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写作宽松，诗词创作的冷清局面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傅子余说：“行见海内又安，而擅诗词者日以腾踊，虽小如一乡一镇，亦往往结社昌诗，以自发心声互相酬答为乐。”^①据2001年中华诗词学会的统计：全国城乡自发成立的诗词学会或诗社超过了五万，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它已经相当于《全唐诗》存诗的总数，声势几与“大跃进”时代相埒。

许多人平生从不染指诗词，或少年习之，后来中辍，退休后有了闲，才起步或重新起步，加入到诗词写作的队伍中来。各地诗词学会或诗社的成员，基本上为中老年人，有人戏称为“八七六五部队”。一位老先生说：我学诗，无附庸风雅之心，有陶冶性情之意。在朝夕的吟咏之中，不仅亲近了自然，提高了文化素养，还增进了友谊，丰富了生活。因为我同时又在学习书法，别人索书，以自己的诗为书写内容，比老写唐诗宋词要新鲜、要亲切，何乐而不为呢。^②不少人练诗词，就像练书法、国画、气功和太极拳一样，把它当做一种功夫——中国功夫，觉得练一练有益于身心健康。

由于作者多了，作品也多了，局面“繁荣”了，主张把近人的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呼声也起来了。相关专家站出来说：“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策略。”^③于是有人要和他急。

① 毛谷风，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P3）

② 李伏波，雪鸿吟草[M]，长沙：鹭鸣诗社编委会，1994。（P1）

③ 万龙生，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文学史吗[J]，四川诗词，2008，（2）。

其实用不着急。平心而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有其约定俗成的研究范畴。纳入当代诗词与否，亦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你的表现要好，表现好了，不怕老师不说你是乖孩子。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打了个比方，“道理很简单，如果一名体操选手，动作完成得不规范、不优美，裁判凭什么给你打高分？一位戏剧演员，唱、念、做、打都乏善可陈，又有什么脸面抱怨观众不为你喝彩？”是这个道理。

3. 散宜生诗带来兴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散宜生诗》（聂绀弩著）的出版，让许多人又兴奋过一次——没想到诗还可以这样写的。

聂绀弩本是左翼文人，后来划为右派，派去农场劳动。他原来只写杂文、评论，但农场指导员要求他写诗歌颂“大跃进”，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做古风，后来越做越短，又觉得对对子很好玩，且有低回咏叹之致，于是改做律诗。七律则是回北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请朋友指点后才正式做的。写北大荒生活的一些七律也是这时候补做的。^①

与毛泽东诗词的高瞻远瞩、以宏大为美完全不同，聂绀弩写七言近体往往发端于劳作之微（其诗多以“搓草绳”、“锄草”、“刨冻菜”、“推磨”等劳动项目为题），而归结局于自嘲。笔端有口，亦庄亦谐，诗趣盎然。如写“挑水”，前四句是：

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

“片木能平桶面漪”状难写之景，而富于理趣，“漪”字入韵甚佳。“一担乾坤肩上下”两句，与“大跃进”背景相关，这是大话，是空话，反看又是趣话，是对大话和空话的嘲谑，绝非无病呻吟。由挑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想出那样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而且出以对仗，很滑稽，很

^① 聂绀弩：《散宜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P5、6）